

恢 复 经 济

● 卢兆麟

征 粮 记

1949 年 10 月底我参加广州制钢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奉命调回广州市军管会财经委接受新任务。旋即前赴位于长堤原先施公司大厦听动员报告。进入会场，我看到已集中了 600 多人。就座后只见前后左右都有熟悉的面孔，场内气氛严肃、活泼。我意识到一场带有历史意义的，为巩固新生红色政权而采取的革命行动即将由首长动员，揭开序幕，心情异常兴奋。

“ 粮食是经济仗的主要 ‘ 兵种 ’ ”

大会开始，方方同志登上了讲台。他以广州军管会的名义宣布：广州地区征粮工作队成立了！接着他分析了当前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引述苏联当时取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经验，说明征粮工作的伟大意义。他说：“ 当前广州市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肃清残余土匪特务；二是与敌人作经济斗争。公开的敌人好打，打经济仗，敌人是隐蔽的，这个仗不好打。打军事仗首先要有军队，没有自己的军队怎能打倒敌人；打经济仗首先要有物资，有了物资才能调节市场。经济仗中主要 ‘ 兵种 ’ 是粮食，正如军事仗中主要的兵种是步兵一样。现在，广州地区恢复经济最迫切解

决的问题是粮食，这个光荣任务就落到我们在座同志们的肩上，我们要把自己摆到最困难的地方，最艰苦的岗位上去！”

出席动员会的 600 多位同志的革命光荣感，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使命感，被方方同志的铿锵动员讲话激发起来了，全场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会后我被分配到西江征粮工作队。每个队员各领到一叠学习文件和一套装备，包括一套军装，一个胸章，一件短棉袄，一个针线包，一块黑色土布和 3 市斤棉花。我们来到临时驻地——西濠口前嘉南堂东楼。嘉南堂在广州市当时的建筑中堪称一流大厦，但我们住得非常简朴，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一排排紧挤在楼板上，席地打太平铺。通过两天紧张的学习，白天阅读讨论文件，武装思想，掌握政策，晚上各自抓紧时机缝制御寒棉被，整理行装，做好出发前准备。

当我用那笨拙的手，操着针线，东歪西斜地把那自制棉被终于缝制完，正把西江征粮队胸章别上军装时，猛然意识到自己正分担着广州市 200 万市民之重托，既感肩上压力很沉，又觉光荣与幸福。

实践方十日，胜读十年书

两天后，工作队来到西江专区地委所在地肇庆。听过地委书记谭天度的报告后，我们六位同志分配到四会县。县委书记简坚给我们做了一个紧密联系四会县具体情况的形势报告，使我们认清当前复杂的斗争形势，作好了艰苦工作的思想准备。根据县委指示，我们从广州军管会派来的六位同志集中到二区，选择东和乡作试点。

小分队开进东和乡，村民老远看见队伍进村，就匆匆跑回家去紧关大门，放出了看家狗来挡驾。一时间，扣门声、狗吠声不

绝于耳。这使人回想起旧社会国民党军队进村抢掠时那般恐怖情景，这跟我们队伍进入广州城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对比，形成极大反差。

在临时乡委会主任的协助下，我们进驻一所旧祠堂，弄来一些芒草作垫，在潮湿的地面上打开铺盖，安顿下来。分队长翟凤亭、分队副何宪立即召集小组会，分析情况，布置任务。

四会是个新区，二区又是四会的边远偏僻山区。虽然全县早已解放了，但群众从来未见过解放军。原来为办支前工作临时建立起来的乡务委员会，为维持治安拼凑起来的八九个民兵，组织都很不健全，成分也不那么纯洁，甚至成员中混进了个别地富分子的爪牙，未及时进行清理，逃窜回来的反动武装分子与隐藏的坏分子互相勾结，组成的所谓“反共救国军”并未清剿，他们到处造谣惑众。群众对我们很不了解，只把当时看作是如同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政权交接混乱时期，且又时值隆冬农闲季节，群众闭门深居，静观时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队长翟凤亭同志是个曾参加过华北土改的老干部。他告诫我们，当群众对我们存有疑虑时，我们千万别强行敲门闯入民居，同志们遇狗追吠，也要保持沉着镇静，切忌打狗！俗语说，打狗还得看主人面，我们绝不能伤害农民感情。我们要以自身行动去感化群众，通过积极分子串连，释解疑团，让群众自觉打开门户。据此，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包括乡委委员、旧保甲长中没有特别劣迹者，以及在群众眼中尚可信赖，有点威信的人全部利用起来，发挥他们充当我们的临时过渡桥梁作用，助我联系群众。

几天后群众看到工作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原先紧闭的门户逐步打开门缝，其中有点胆量的开始主动与我们接触，进一步取得沟通理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群众中积极分子不断涌现出来时，我们不失时机把一支以贫下中农为基础的

队伍组织起来并逐步扩大。通过宣传教育，落实征粮政策，干群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步打开了局面。这过程前后不过十天。同志们通过实践，认识到原先急于求成，只怪群众落后，缺乏耐心，企图简单地压服，归根到底是群众观点薄弱的表现。由此大家都感受到实践方十日，胜读十年书。

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完成任务才有保证

东和试点经过摸清田亩产量，初划阶级成份，评议公粮负担，复查核定张榜公告后，为争取时间，我们广州军管会下来的同志留下 1 人，其余立即分赴各乡开展工作。我被分配到县东偏北角的上凤乡。上凤是四会的边陲地区之一，东连三水，北靠清远，面积虽大但山地较多，农田受灾害较重，沼泽和单造田较多。折算后可耕稻田只合 8, 262 亩，全乡 1, 869 户，人口 6, 445 人，在二区六乡中排列第五，土地并不集中，没有一户划得上地主户成份。地理环境也相当复杂，全乡分为上观与外凤两部分，中间受荒芜的丘陵地带所分隔，靠数华里的羊肠山路相连，信息传递不便。上观的居民点分散，旧政府按自然村划分为 15 个保。距乡委会所在地最远的保距离也达数华里。外凤南端有个水路交通枢纽迳口圩，通北江，商业发达，历来是“大天二”的过往、聚汇点，治安状况极复杂，由于历史上常有土匪进乡劫掠，有钱人家均有自卫枪械，解放后人民政府号召缴枪，但很不彻底，藏于民间的黑枪不少，后患无穷。据以上情况，我意识到工作开展将要比起试点乡东和乡艰苦得多。当下我计划第一步首先认清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并逐步改造乡委会；第二步吸收当地中学生，迅即组成工作组；第三步通过培训做好干部建设工作；第四步收缴富农漏网黑枪来武装工作队，加强自卫能力；第五步吸收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组成征粮工作委员会。这些组织工

作做好了，才有可能进行第六步，把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全部交到以贫下中农为主的群众手中，充分发动群众进入秋征工作。

区委、队委联合召开的汇报会上，我发现许多兄弟乡的做法比较简单，工作进度很快。他们进村后立即把工作组织起来，查田核产分配任务。两委认为我们的做法虽扎实，但担心收粮进度赶不上要求。只有张乃夫区长肯定我们的做法。他说，扎实地做好群众工作，看起来进度慢，但政策落实好，结果会后来居上。最后决定从实际出发，允许百花齐放，不强求步骤划一。

回到上凤，我按计划循序开展工作。

收缴黑枪，武装自己，消除隐患

民兵队长是个“老差骨”，为人耿直粗放。他通过调查掌握了私藏黑枪的不法分子名单。一天，他们携着一颗美式手榴弹领着一位民兵走访一个富农，和他进行面对面较量：

“政府号召缴枪，你为什么还抗拒？”

“岂敢岂敢，我的枪不是早向政府上缴了吗？”

“没错，你是交了一部分，你还匿存黑枪，有多少，你知我知，群众都了如指掌。你而今还抵赖，不是抗拒政府命令，违法拒缴是什么？”

“同志，我确实早已缴清了，人民政府有令重申，我怎敢不依？”

队长一手拿着手榴弹，另一手板着手柄，令同来民兵走开，喝令道：

“别废话！你究竟缴不缴？你若不缴，让我们一起同归于尽！”

富农眼看队长正准备着引爆，突然脸青唇白，浑身发抖，双腿瘫软，哀求着：

“同志，唔好咁搞（不要这样），有事慢慢商量，有商量嘛！”

.....”

“好，你若识趣，乖乖地即刻交出来，否则我陪你一起去阎罗王那里报到！”

“我交，我交……”富农立刻叫来他的狗腿子把水井掏干，起出两支黑枪，一支美制二号长杆左轮，一支土制三号左轮，子弹百余发。

队长拿着他的战利品眉飞色舞地描述着不法富农投降的丑态。同志们不禁哈哈大笑，力赞队长不愧英雄本色，智勇双全。

我对队长说：“你忠于职守，执法严明，够晒胆略，值得表扬！我将向区里为你报功！但你今后还得注意：一是得来的信息务必核实准确；二是对违法者性格务必经过分析心中有数；三是要提防对方是否预有射手隐伏，给你个先下手为强。总之，不能以同一的招数，去对付不同的对手。”

次日我向区长汇报，区长同意我的意见，并为队长申请立功，即席指示：缴来的枪械，要找熟悉枪支的同志认真检验，慎防弹药久泡井里已成哑弹，检查后造册上报，枪支留给工作队作自卫用。

打响了这头炮，收缴黑枪的捷报一个接一个地频传。违法户都慑于“坦白从宽，自首不咎”的政策威力，有主动坦白缴交的，也有经民兵现场搜查交待政策后被迫缴出的。

缴黑枪斗争的胜利是群众路线的胜利，因为谁有黑枪群众眼睛雪亮，依靠群众我们才取得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做到“弹无虚发”。到后期，工作队七个人，人人都配上了手枪。这有助于提高保卫队部，以及日后守卫粮仓的自卫能力；并且有效地增强了队员工作中的安全感；更大的成绩是为社会治安消除了一个严重的隐患。

农民白天都要干活，即使是隆冬农闲季节，也要冬耕农作。

因此大量的发动群众工作都要安排在晚间饭后活动。我们七个队员几乎每晚都得分工下保，深入村户，或则访贫问苦，或则召开村民大会。我常带着一位名叫陈权的队员，利用晚上下村活动。这位小同志应届初中毕业，身体壮健，行动机敏，刻苦耐劳，革命警惕性高，对人民事业很忠诚。经常是我在祠堂里主持村民大会，他在祠堂门口持枪放哨；深夜回队部，我们前后互相拉开距离，密切注视沿途动态，互相配合得很好。（陈权同志以后参加了解放军，六十年代初当上了排长）我常告诫队员们：在刚解放的新区，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据情报，匪特针对当前征粮这个中心工作，扬言他们的杀害对象是工作队。由于我们处在明处，敌人藏在暗里，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处于戒备状态，切勿以为天下太平，丧失革命警惕！

整个秋征历时半年，这期间上凤没有出现像封开、广宁、怀集、清远等个别地区曾经发生过的工作队队部遇袭、粮仓被劫或工作队员被杀害等流血事件，确保安全，顺利地进行工作。这除了我们积极贯彻查缴黑枪，工作中能一贯保持高度警惕外，也和各级领导重视安全教育，以及广大群众的保护是不分开的。

农民带了头，富户不敢赖

以前国民党征粮，按户平均摊派，土豪劣绅和当权者勾结起来，农民纳粮之后还受巧立名目的各种捐税（包括诸如人头税、猪牛税、火灶捐、购械费等）盘剥，把农民榨得衣食无着；而征粮之于富者尤如九牛一毛，无足轻重。党的“田多多缴，田少少缴，无田不缴”的征粮政策公布后，坏分子大放厥词，挑拨离间说：“共产党历来号召农民抗粮，而今取得天下，倒过来又向农民征粮，岂非出尔反尔？”觉悟了的农民反驳他：“谁个政府不纳粮？‘迎闯王，不纳粮’也只不过是一首歌谣，李自成若坐下江

山，农民不纳粮，他喝西北风？”“农民向政府纳粮理所当然，只看纳得公平合理否！”“共产党的征粮政策好比富户出鸡，穷户出豉油，大伙合起来吃。这不明摆着公平合理嘛！我们贫下中农坚决拥护！”“我们带头交粮去，瞧那等富户够胆不交！”大伙听到这些朴素语言，觉得中听、入耳，纷纷嚷道：“别上坏分子的当，我们带头交粮去！”顿时掀起了一个农民交粮的小高潮。

农民的实际行动对我们工作开展是极大的支持。但是取决于征粮任务完成的关键仍是大户。当时上凤乡公粮入库率还不到20%，是全县全区入库率偏低的一个乡。县、区大部分领导对此十分焦急，上凤乡工作组员也多少有点自疚，每逢集中汇报，在别乡同志面前都感到脸上无光，只有少数领导同志仍坚信我们的群众工作扎实，必能后来居上。我劝同志们不必为眼前的暂时落后而气馁，鼓励大家必须迈好脚下的每一步。当前应多想办法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不单自己要带头交粮，并且要团结起来，形成一股浓浓的政治气氛，力迫大户迅速交粮。还有，必须未雨绸缪，增设临时粮仓，做好收粮、仓储、管理等各项准备，以迎接交粮高潮的到来。

1950年春节，是解放后第一个重大民族传统节日。富户们都在盘算：“就不信你们工作队春节不回家探亲，你们一旦撤出，就有了我们的活动舞台，过了正月，怕你们妙手也难回春。”于是他们采取装穷扮死，尽量拖延的策略进行抵赖。岂料这一招早被我们识破，我们深知，“气可鼓而不可泄”，于是积极响应县委号召，做好思想准备，下决心与贫下中农一起过节，落户三同，访贫问苦，慰问烈军属，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

在农村，过年是件了不起的生活大事。富户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的干部长期离乡别井，到了大节日还留在上凤坚守岗位，他们原先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因而大失所望；贫下中农对我们的行动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们很会对比：旧社会当权的，逢年过

节只懂得趁火打劫，向他们勒索钱粮过肥年，只有共产党的干部才会把他们看作贴心人，留在他们身边一起共度节日良宵。这一比就比出阶级感情，凝结成一种鱼水关系，提高了政治觉悟，从带头交粮的个人行为上升到把自己摆上关心党的中心工作，自觉支持工作队完成任务的地位。一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怎样及时把这批力量组织起来，壮大我们的队伍？我们进行了仔细分析，建立农会条件尚未成熟，有没有更适当的过渡性组织形式呢？杨副区长提出，能否成立一个组织，比如就叫做“坚决完成任务委员会”。我觉得这建议很好，名堂很直观，鼓动性和针对性很强，带有临时性、群众性，便于广泛吸纳、锻炼和考察新涌现的积极分子；能解决当前乡委会办事人员力量单薄问题并为将来建立农会做好组织准备。大家都同意这看法。于是由上凤乡倡导带头首创的“坚决完成任务委员会”在新春时节成立起来了。昔日农村长期处于受压迫地位，最低微的贫雇农、下中农如今有机会进入征委会、坚委会等群众组织当上个委员，当家作主的光荣感焕发出他们强烈的政治积极性，成为工作队得力助手。这就给富户构成一种莫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们放弃观望、拖拉态度，丢掉妄图赖账的幻想。

队伍扩大后，我们就能抽得出力量，不失时机地把准备工作抢在时间前面，其中最有效的是利用了多所旧祠堂、破庙宇，改建成好几个稻谷临时储存仓，配备好管理人员，原有的粮仓管理也得到充实加强。

敲锣打鼓送公粮

开春后，一个交粮高潮迅速掀起。整个上凤锣鼓喧天，通向各仓储点的多条田间小道，挑粮担子“车水马龙”。登高远望，这图景活像百龙赴会，气氛热闹非凡。征委会有位 70 多岁的黄

老伯特别兴奋，亲临各收粮点巡回视察，指导工作，不幸路上不小心踩空了一脚，跌交摔伤。我立刻前去探望。老人家见我来了，忙说没啥事，踝关节筋肌扭了一下，幸好没伤及骨，请放心，只无奈被迫暂离热火朝天的现场，深感遗憾！他带着无比感慨的心情继续对我说：“活到我这把年纪，改朝换代所见所闻够多了，可就没见过敲锣打鼓向官府送公粮。卢同志啊，你可知道，给人民政府交公粮，我们贫下中农心甘情愿，感到无比光荣呀！”

3月上旬粮仓统计上凤收粮率已过80%，不但赶过了全区各乡（全区当时的收粮率只达70%），而且破全县各乡收粮率的最高纪录。

3月22日张乃夫区长通过交通员给我一信说：“东和、东平都无法完成任务，咸丰、罗源也是收不够谷子，看情况上凤在竞赛中名列第一绝对不成问题！望同志们继续努力，耐心熬过这最艰苦的阶段，坚决完成这光荣伟大任务。”3月22晚张区长又接连给了我第二封信：“……今晚每时每刻都在瞻望交通员带来最新战绩。汇报会上我心情七上八落，正为你们上凤能否后来居上担心——哈！当两位同志到来报告你们取得卓越成绩时，会上同志都放下悬念喜上心头。听到上凤群众送粮动人场面的汇报，我和杨（副区长）、翟（工作队长）、何（工作队副）等同志都惊喜交集，感动万分，对你们的工作声声敬佩。同志们请记住，上级明确指出：这次经济仗的重大意义，是可以与解放海南岛相提并论的。冲锋打仗是一时的硬仗，经济仗却是长期的韧仗。你们要再接再厉不骄不躁，继续抓紧大户，交早交好，争取更大胜利。我期望到时你们可以在庆功会上豪迈宣告：上凤百分之百胜利完成任务！”

3月底上凤收粮率核实为80.5%，虽然还欠12万斤，几经努力仍不能扫尾，但成绩仍居于全县各乡之首。经县委考虑，虽

未达到 100%完成，毕竟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田多多缴，田少少缴，无田不缴”的政策是得到落实了。从实际出发，还得给农民留下点青黄不接时期的口粮。更有些历史因素和天灾后患不能忽视：去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征过一次粮；游击队向老百姓筹过粮；乡委会民兵建立时也筹过粮；④为支前需要，我们又向百姓借过粮；水灾波及全县 5 万多亩，半数两造失收。因此上级指示我们的任务到此暂告一段落，遗留任务留交当地干部日后补收。

集中到县委总结工作时，同志们问我有什么经验体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上风的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个人最大收获是群众观点增强了！”有人对这回答不满足，说：“你就说得那么简单，活像喊口号！”我答道：“党的群众路线不简单，贫下中农是真正的英雄，上凤山山水水可作证！”

奉命支援清远

具体的总结还未来得及去思索，却传来了县委转达专区的指示：四会征粮队立即抽调几位同志前往清远县，支援太平镇落实收粮任务。我们愉快地接受这个新任务，抽出几位同志组成小分队前往太平。

小分队取道罗源，沿着长满灌木林的石山岗蜿蜒山道向清远边境出发。山上满布居高临下的天然石洞穴，向导告诉我们：“抗战时日寇在这一带就遭到我潜伏穴洞的游击队阻击，无法通过这道天然屏障。”今天，敌我位置倒过来了，我们处于目标完全暴露的不利形势下，谁晓得活动仍很猖獗的残余匪特有没有隐伏？我们提高警惕，作好战斗准备，警惕着可能发生的偷袭。也许敌人慑于解放军威，不敢轻举妄动，小分队安全渡过这险要地带，开进太平。

太平镇是个商业繁华的小镇。商店林立，集市喧闹。凭着我们的工作经验，觉察到，这里阶级斗争比四会二区任何一个乡都要复杂。

我们来到镇委。这是两层中、西式揉合的建筑，门前有个百来平方米的小花园，四面包围着过人高的围墙，门口站着两名荷枪民兵。迎接我们的是镇委主任加上五位年青干部。除主任外，这五名青年都是征粮任务开始时刚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的中学生。他们热情、纯洁，还保留着几分童真，不难看出，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可又很缺乏经验。

主任给我们介绍了情况，上级规定的收粮任务期限已到，任务远未达半，地富气焰嚣张，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看到我们这支刚打完胜仗的队伍开进来，好像“受敌围困万千重，忽见援兵从天降”，顿时喜出望外。受他们的革命热情感染，我们表示下定决心，共同携手，誓把地富的气焰压下去。革命的情谊汇成一股暖流，把初春严寒的镇委会薰闹得热气腾腾。

进一步了解各阶层交粮情况，发现贫下中农大部分都未交粮。征委会同志说：“农民眼睛都瞧着富户，有钱人都未交粮，我们何必要求穷人先交？何况，即使他们全交足了，对我们完成任务也没有占到多大份量。我们认为，不妨先放他们一把，希望四会同志帮助我们想办法把大户的藏粮挖出来，完成任务才有希望。”乍听起来，他们把重点放在大户，似乎无可厚非，对贫下中农多宽容点，阶级观点似乎也很鲜明。仔细琢磨一下，群众观点却很有问题。照这样做去，得来的结果却必将与良好的愿望相反！

我们前来支援的同志记得，出发时领导曾叮嘱过：“你们此行要戒骄戒躁，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耐心帮助当地干部发动群众，掌握好征粮政策，此行不是叫你们去‘越俎代庖’取代当地干部，切勿英雄主义，包打天下！”重温领导同志的叮嘱，我

们觉得此刻必须心平气和地跟当地干部坐下来交换一下看法，于是一个和风细雨般的交心会恳谈开来。

“旧社会征粮穷人富人按同一征收率平均摊派，穷人睇富人头，理所当然；现在共产党征粮政策的征收率是按拥有田亩数递增，相对来说，贫下中农负担较轻，地富负担较重，这才是公平负担。现在负担轻的贫下中农不带头交粮，他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跟地富有意拖欠的行为作斗争。”

“贫下中农不交粮，地富分子暗暗高兴，难得农民不自觉地充当了掩护他们抗拒征粮而构筑起的一道最可靠的‘挡风墙’。”

经过一番诚恳的交流，太平镇的同志领悟到：“贫下中农是我们的依靠对象，怎能眼巴巴看着他们不明不白地上了地富的当而置之不理？只有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完成任务才有保证。”大伙思想统一了，于是分头下去做工作。

当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农民觉悟了，纷纷主动交粮，站到征委会一边，矛头集中对准了地富。地富眼看“挡风墙”倒塌了，不能再抵赖下去了，也不得不往粮仓交粮。没几天，原来死气沉沉的局面，变得龙腾虎跃，全镇掀起了一个交粮的高潮。

一周后，太平镇收粮率很快接近 80%，这倒难为了粮仓管理同志，他们在高兴之余，感到准备不足，导致忙乱被动不堪。

人们在议论：“省里调来几个干部，想不到真有回天之力！”其实，力量来自广大群众，贫下中农是农村的真正英雄！

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4月中旬我们怀着胜利凯旋的喜悦奉命回到地委。地委会座落于肇庆城一座旧衙门古老建筑。宽阔的露天广场上挤满了刚卸下背包，风尘仆仆，从各县赶回来的征粮队员们。大伙坐在麻石

铺砌的地上，边喝水憩息，边互问好。一张张充满革命情谊，洋溢胜利喜悦，似曾相识的面孔，互相感染，使人感到，南国炽热的夏天，仿佛突然提前降临。各地完成任务情况成为互相交流的首要信息。领队同志都集中到地委总结，安排庆功会程序。听到远处伙房传来阵阵杀猪的尖叫声，同志们马上意识到，专区同志今天将为我们艰苦奋战数月，久不闻肉味的工作队员们改善生活，都禁不住馋涎欲滴，兴奋起来。

同志们滔滔不绝地交流着经验教训，恨不得把半年来的所见所闻的感慨事一下子全部倾吐出来，让大家共同分享。

接着庆功会开始，首长宣布了各县、各乡的成绩。我们的上凤乡，受到大会点名表扬。我怀着十分自豪的心情向并肩战斗的队友、上凤的贫下中农以及关怀指导我们工作的领导们致谢，感到人生最幸福的是为人民利益，艰苦奋斗，取得胜利的時刻。

小组讨论小休时，曾分配到封川县工作的小黄为我们讲述着封川反革命暴乱的惊险遭遇。流窜于西江一带的地方反动武装“反共救国军”，于 1950 年春天集结于封川县煽动无知群众演出了一幕围攻县公安局的反革命事件，事后大军镇压平息。战斗中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小黄亲历其境。暴动开始时他们寡不敌众，沿着河堤在敌人枪林弹雨下边战边撤。说着，他脱下右脚鞋子给我们看：“你道多么凑巧，当时我正在飞跑，敌人的子弹居然打进了我的鞋底与鞋面接缝中间，卡住了，多险啊！”同志们观看着这具有传奇色彩的奇迹，不禁为小黄捏上一把汗。

人生最悲痛的时刻

当我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传来太平镇五位青年征粮干部惨遭敌人杀害的噩耗，顿时我小组同志们为之惊愕失色。现在我已经无法回忆这五位同志的名字了（只记得是三男二女），但他

们一副副纯朴天真的面孔，，热情洋溢的风采，对革命事业忠诚的品德仍活在我心中。

据说当我们分别后，他们为急于完成剩下来近 30% 的遗留任务，错误地召开了一个“地富会议”。出席会议的地富分子与匪特勾结，买通了镇委会值勤民兵，携械进入镇委会二楼会议室。他们完全丧失革命警惕，场外无警戒，座位过于集中，会议过程中敌人先借故挑起争论，继而拔枪威胁，在场同志如梦初醒，其中两人在敌方已处先发制人的失利条件下，试图掏枪对抗，立即被敌开火射杀牺牲。余下三同志束手就缚，被匪特押下花园，挖洞活埋。听说三同志在残暴的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他们是在已经解放了的土地上与阶级敌人作斗争惨遭杀害的。他们牺牲时大都不满 20 岁！他们为维护人民利益，为支援城市人民生活，为年轻共和国恢复经济，献出了自己短暂而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可是他们毕竟又是在胜利的形势下丧失警惕，给敌人有可乘之机酿成血案的。血的教训告诫我们：在残余反动势力尚未肃清，镇委及民兵组织不纯的情况下，召开地富会议这种工作方式，无异给了匪特乘机混进会场反攻倒算，制造流血事件之机会。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听罢五同志被害的经过，我心情非常沉重，久久不得平息。我依稀记得离开太平镇告别的情景：双方队员们互相紧握着手，依依不舍，为并肩战斗的情谊感到珍惜，为别后难得有机会再聚而伤感。临别，我们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干部：“敌人对我们已取得的胜利绝不不甘心，你们可要警惕啊！”我万万没料到这不幸竟被我们所言中！我们为失去五位青年干部而感到无比痛心。